

〔美〕吉安·萨达尔 著

戚悦 译

吉董
珠宝店

YOU
WERE
HERE

Gian
Sardar

古董珠宝店

[美]吉安·萨达尔 著

戚悦 译

中信出版集团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董珠宝店 / (美) 吉安·萨达尔著 ; 威悦译 .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2018.6
书名原文 : You Were Here
ISBN 978-7-5086-8782-7

I. ①古… II. ①吉… ②威…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53999 号

You Were Here

Copyright © 2017 by Gian Sardar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G.P. Putnam's Son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古董珠宝店

著 者: [美] 吉安·萨达尔

译 者: 威 悅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印者: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3.5 字 数: 324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8-3746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8782-7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献给我最心爱的人，
一个有着大名字的小男孩，
我的儿子马克西米利安。



淡雅的松绿、艳丽的洋红、清新的柠黄、热烈的朱彤、璀璨的金辉，一块本身苍白的宝石却闪烁着五光十色。犹如一声梦里的告别会投下一抹斑斓的彩虹，又像一道画中的闪电能闭上一扇仙境的大门。这是一枚熊熊燃烧的戒指，本应肆意绽放烈焰光华，然而数十年来却始终隐蔽在黑暗之中，不见天日。起初被颤抖的双手放在保险箱里，后来又被一个不再相信浪漫、钻石与承诺的人藏进了抽屉。

直到如今。此刻，小女孩用纤细而灼热的手指捏着这枚戒指。浴室门关上了。母亲在工作，外祖母在睡觉。女孩小心翼翼地把戒指戴在拇指上，伴随着每一下转动，宝石都折射出不同的色彩，她的脑海中便闪过一个个如梦似幻的瞬间——河畔的月光晚餐，葡萄藤和小白花之间的亲吻，脚步声逼近时的急促忏悔。

突然，浴室门打开了。外祖母站在门口，一眼就发现了那枚戒指，一枚她永远都不愿再看见的戒指。

摘下来。摘下来，快！



C 目
O 录

引 子 · · · · · 001

第1章	现在	003
第2章	过去	025
第3章	现在	043
第4章	过去	059
第5章	现在	073
第6章	过去	083
第7章	现在	105
第8章	过去	119
第9章	现在	129
第10章	过去	145
第11章	现在	159
第12章	过去	179
第13章	现在	183
第14章	过去	197
第15章	现在	205
第16章	过去	211



第17章	现在	217
第18章	过去	221
第19章	现在	227
第20章	过去	233
第21章	现在	241
第22章	过去	251
第23章	现在	261
第24章	过去	269
第25章	现在	275
第26章	过去	281
第27章	现在	289
第28章	过去	293
第29章	现在	299
第30章	过去	303
第31章	现在	307
第32章	过去	313
第33章	现在	317
第34章	过去	327
第35章	现在	331
第36章	过去	335
第37章	现在	339
第38章	过去	343
第39章	现在	349





第40章	过去	353
第41章	现在	359
第42章	过去	363
第43章	现在	367
第44章	过去	379
第45章	现在	383
第46章	过去	393
第47章	现在	399
致谢	404	
生命轮回的寓言	406	





淡雅的松绿、艳丽的洋红、清新的柠黄、热烈的朱彤、璀璨的金辉，一块本身苍白的宝石却闪烁着五光十色。犹如一声梦里的告别会投下一抹斑斓的彩虹，又像一道画中的闪电能闭上一扇仙境的大门。这是一枚熊熊燃烧的戒指，本应肆意绽放烈焰光华，然而数十年来却始终隐蔽在黑暗之中，不见天日。起初被颤抖的双手放在保险箱里，后来又被一个不再相信浪漫、钻石与承诺的人藏进了抽屉。

直到如今。此刻，小女孩用纤细而灼热的手指捏着这枚戒指。浴室门关上了。母亲在工作，外祖母在睡觉。女孩小心翼翼地把戒指戴在拇指上，伴随着每一下转动，宝石都折射出不同的色彩，她的脑海中便闪过一个个如梦似幻的瞬间——河畔的月光晚餐，葡萄藤和小白花之间的亲吻，脚步声逼近时的急促忏悔。

突然，浴室门打开了。外祖母站在门口，一眼就发现了那枚戒指，一枚她永远都不愿再看见的戒指。

摘下来。摘下来，快！

第 1 章



现
在

夏日的天空，无边无际的蔚蓝，鲜亮耀目。滚滚热浪夹杂着某种神秘的声音席卷而来，那声音若隐若现，仿佛昆虫群集的嗡鸣。便携式冷藏箱压着毯子，蜜蜂簇拥在垃圾桶周围。艾比躺在沙滩上，十分惬意。可是，当她翻身时，碧波荡漾的大海消失了，一片阴沉黑暗的草地取而代之，清爽宜人的雪白浪涛幻化成随风起伏的高高枯草。天空变成了灰色，一场风暴在翻滚、酝酿。她先前听到的声音原来是风暴来临前的低吼。在一道闪电中，她看见了那棵橡树，依然如巨人般雄壮魁梧，弯弯曲曲的黑色手臂伸向苍白黯淡的天空。树下有一张餐桌，永远都备着两把椅子。一盏水晶枝形吊灯挂在枝头，微微颤抖。

她已经有许多年没来过这里了，熟悉的恐惧令她的心脏狂跳不止。突然，她坠落下去，动弹不得。刚才的柔软细沙变成了此刻的肮脏泥土，尽数涌进嘴里。她竭力吸气，却渐渐窒息，紧接着猛然惊醒，她躺在床上，沐浴着灿烂的阳光，被单滑落在地。

屋外，一只鸽子的啼叫化作声声疑问：咕咕咕，谁谁谁^①？

① 谁：在英文中，“谁”的发音跟鸽子的叫声“咕”相似。下文出现的注释除特别标注均为译者注。

黑暗草地的噩梦始于高中时代，每个月都会出现一两次，直到她离开明尼苏达州。梦境的结局总是一样——在绝望的挣扎中窒息。大学期间，由于思乡情切，再加上一年的安睡无忧，她终于鼓起勇气回了一趟家。可那个噩梦又出现了，就像一名忠心耿耿的旧友，始终在原地守候。从此以后，她没再回去过，也没再做过那个梦。直到现在。

“十四年了。”后来，她在车上告诉罗伯特。早晨她离开的时候，他还在睡觉，而她一直等着当面告诉他。虽然她的声音中流露出惊恐，但他却并不理解——有时，言语是苍白的，无法准确地传达意义，“我已经有十四年没做过这个梦了。”

“只是一个噩梦而已，”他说，“别担心，好吗？”

空调冷风吹来，她的脚指头一阵冰凉。高速公路的入口位于一片老旧的居民区，曾经傲然挺立的房子如今光鲜不再，到处都是残破的壁板，墙面凹凸不平，肮脏的玻璃窗在阳光下微微闪烁。

“据说，”她说，“做噩梦的原因是情绪焦虑。但是，这根本就讲不通。当我离开家乡去上大学的时候，噩梦就停止了——要说有什么区别，反而在大学期间我的压力更大。”

“今天你有一次珠宝探访^①，对吧？”

他试图转移话题，好让她紧绷的思绪放松下来。她努力跟随他的脚步，将自己带离那片草地，与他一起回顾一天的生活。她在古董珠

^① 珠宝探访：珠宝遗物行业的术语。珠宝遗物指的是逝者留下的首饰，也就是二手珠宝或旧珠宝。在一些西方国家，有一种传统的说法：“一点旧，一点新，一点借，一点蓝。”也就是说，新娘出嫁时最好能戴一样旧东西、一样新东西、一样借来的东西和一样蓝色的东西。因此，新娘经常会选择在出嫁时佩戴一件家传的首饰或从古董珠宝店购买一件有浪漫故事的旧首饰。如果有人愿意出售亲人的珠宝遗物，可以联系古董珠宝店，工作人员就会登门拜访，既表示对逝者遗物的尊敬，又可以聆听并记录跟珠宝遗物有关的故事，以便日后转述给有意购买的客人。

宝店工作，平时需要去探访愿意出售珠宝遗物的人家，那里有着摆满木架的家族相片、随着岁月流逝而黯然失色的油画，还有比许多人的生命都长久的婚姻，或比季节变幻更无常的爱情。作为一名编剧，罗伯特很喜欢艾比收集的故事。“多给我讲一讲吧。”在两人的恋爱关系中，这句请求是永恒不变的副歌。当他们在漫漫长夜入睡之前，当他们沿着花朵大如盘的玉兰大道漫步之时，罗伯特总会说：多给我讲一讲吧。“他们已经结婚四十八年了，”她说，尽管她依然能看到橡树叶在枝头颤动，依然能感受到泥土落入口中，“那枚婚戒原本属于她的母亲，曾经被缝入一条波兰长裙的镶边中。”

他们开上了南加州最古老的高速公路。“以前，这是一条马道，”她常常告诉别人，“如今从停车让行的位置驶入，只要换个电台的工夫，就能把车速从零提到六十^①。罗伯特转换车道，从一辆小汽车旁飞驰而过。透过眼角的余光，她瞥见另一个司机也在变道超车，于是马上移开视线，提醒自己多想想美好的事物。比如今天接触的一枚戒指，镶嵌着蓝宝石，淡淡的冷色调就像游泳池的浅水区，在六月的阳光下波光粼粼，令人心生向往。可是，高速公路的威胁依然如影随形，积蓄能量，一触即发，她不由自主地用双脚顶住车厢底部。

死亡，尤其是意外与早逝，始终在艾比的心头萦绕，挥之不去。在她的眼睛背后，隐藏着许多可怕的想象。那是一双会笑的盈盈美目，却时时追寻着死亡的踪迹。她的一个前男友曾经对她说过：“爱穿粉色衣服的姑娘不该这样胡思乱想。”其实他不知道，正是因为脑海里充满了黑暗冷酷的画面，她才会刻意选择明亮柔和的色彩。

“我有没有告诉过你，直到离开明尼苏达州以后，我才通过了驾

① 六十：指六十迈，即每小时六十英里，约相当于每小时九十六公里。

照考试？”她说，“那里到处都是单车道的公路，经常发生车祸，而且妈妈居然还想教我开手动挡。”有一次练习三点掉头^①，汽车猛地向前冲出去，斜插在街道中央，其他司机没有催促，但都在等待。众目睽睽之下，艾比干脆挂上停车挡，打开车门，跑到副驾驶那一侧。母亲没有办法，只好接管了方向盘。

“我是在生日那天去考的驾照。”罗伯特说。

罗伯特是个沉稳冷静、理性至上的男人，留着一丝不苟的发型，穿着熨烫平整的衬衫，在读书的时候非常出众。而艾比总是有点吵吵闹闹，手忙脚乱，卷发时时打结，指甲油常常磨损，一不小心就会把书本掉进浴缸里。她知道，他之所以爱她，全是因为她可以成为他的声音，代他呐喊，替他发泄。

他打开双闪灯，扭头扫了一眼：“红酒呢？”

“在……”说话间，她望向后座，却什么都没看到。那瓶红酒的标签上印着优雅的文字，比他们平时喝的要高级，当然也比他们通常买的要昂贵，是专门为今晚精心挑选的。她最好的朋友汉娜搬进了自己的第一栋房子，邀请他们去享用乔迁新居后的第一顿晚餐，可那瓶红酒却偏偏被艾比落在了厨房的料理台上。

“那我们可走运了，”罗伯特说，“明天晚上去‘进进出出’^②，汉堡配波尔多葡萄酒。那套奶酪刀已经寄给他们了吧？”

“上周就寄了，但我们不能空着手去啊。”

他们的车子驶出高速公路，艾比意识到眼下唯一的希望就是在

- ① 三点掉头：又称Y字掉头或K字掉头，是美国驾照考试中考官常用的指令，要求司机在一片有限的区域内按照一系列标准步骤将汽车掉头，面朝相反的方向。
- ② 进进出出：美国地区性连锁快餐店，主要分布于美国西南部和太平洋沿岸，因第一家总店是汽车外卖餐厅而取名“进进出出”，后来陆续出现可供堂食的分店。

便利店里买一瓶最多只适合烹饪的劣质酒。当汉娜前来应门时，艾比面对这位留着红色长发、味蕾颇为挑剔的葡萄酒销售代表，只能说：“给，倒在意面里吧。”不知为何，这种情况对艾比来说似乎很正常，仿佛她总是会把事情搞砸，就连带一瓶红酒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好。她觉得自己就像那瓶酒，被人落在身后，被彻底遗忘。三十三岁，困在一间狭窄的公寓里，守着一段没有戒指的恋情。婚姻？房子？孩子？那都是别人的，与她无关。所有人都在高速公路上飞驰，唯独她还留在停车标志前，寸步难行。而现在，她还得硬着头皮前去赴约，就像一名寒酸的客人，带着嘉露的大瓶装红酒^①。

“一切都会有的。”他告诉她。但是，在结婚之前，还有一系列准备工作要做：让事业重回正轨、把债务偿清、赚到房子的首付款等等。其实在罗伯特口中，翻来覆去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再卖掉一份剧本。听起来容易，实际上却像中彩票一样希望渺茫。他总是说：“何必着急呢？咱们还是从长计议，按部就班地做好准备。”艾比渐渐怀疑，他们现在的生活纯粹是得过且过。很久以前，她曾经听到他对一个朋友说：“没有通往艾比家的高速公路。”是这个原因吗？只是因为公路出口还不够近吗？四年了，如今他们住在一间合租的公寓里，而高速公路依然像雨水一样^②遥不可及。

这跟她以前所想象的未来截然不同。那时候，她青春焕发，积极乐观。每到晚上，用诺克斯玛^③洗完脸以后，她便躺在床上思念着心爱的少年。他叫艾丹·麦肯齐，有朝一日总会把目光投向她，意识到

① 大瓶装红酒指装在大玻璃瓶里的平价红酒。

② 像雨水一样：南加州雨水稀少，有一首著名的英文老歌即名为《南加州从不下雨》。

③ 诺克斯玛：美国的一种皮肤清洁品牌，主要生产洗面奶、卸妆水等。

他们俩才是天生一对，而他那个啦啦队女友什么都不是。那时候，她以为自己将来一定会结婚，这是理所当然、毫无疑问的。午夜梦回，她会用各种被求婚的幻想来安抚自己重新入眠。洁白的桌布，朦胧的烛光；熙熙攘攘的纽约街头，单膝下跪的多情男子；一排排整齐的玉米，就像一个刚刚被梳理过的世界，在乡间小路边，有人优雅地伸出来了一只手。在幻想中，她的爱情从一开始就是迷人的浪漫故事。此时此刻，坐在车里，艾比不禁为自己年少时的荒唐幼稚而发笑。就在昨天，她发现了一张通知，提醒她两周后就是高中毕业十五周年的同学聚会了。那张通知藏在一本书里，从光滑的铜版纸之间滑落，掉在地板上，就像一个企图扎根的念头。

街边的墙上画满了五颜六色的涂鸦，几十个残破的酒瓶散落在一栋建筑跟前，像是有人专门为了发泄而打碎的。整片街区都显得疏于管理，仿佛已经放弃了挣扎，自暴自弃。住在这里的只有上班时间很长的女人，为了不该骄傲的事情而自豪的男人，还有那些天天被赶到朋友家去玩耍的孩子。一切都在渐渐瓦解、崩塌。

他们在酒铺前的十字路口停下，等待信号灯变绿。艾比看到街角有三个穿着背心的光头男人正在盯着他们。只消片刻工夫，那三个男人就能穿过马路，来到车前。这辆奥迪是罗伯特唯一的一次冲动消费，那是在五年前，当时他卖掉了一份剧本。而现在，这辆车可能会害他们丧命。罗伯特并不强壮，看起来就是个柔弱书生。他从不打架，只会握住对方的肩膀，用安抚的话语耐心劝解，让对方激动的情绪平息下来。可是，艾比能预见到——他抢先一步挡在她的面前，刚要开口，刀子就插入他的身体一侧，刺破衬衫，刮擦肋骨。

等等。刀子？黑帮还会带刀子吗？

“你没事吧？”他问。汽车已经驶过十字路口，停在了酒铺门前，